春秋公羊傳箋

春秋成公經傳解詁弟七　　春秋七

公羊何氏　王氏箋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箋曰五始例月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箋曰公葬例日當時

無冰周二月夏十二月尚書曰舒恆燠若易京房傳曰當寒而溫侚賞也是時成公幼少季孫行父專權而委任之所致箋曰無冰例時魯用殷正二月立春解凍故待至二月乃書無冰

三月作丘甲箋曰作例時月者譏始

何以書箋曰据不見舍文譏箋曰以言作也何譏爾箋曰据祠兵不譏譏始丘使也四井爲邑四邑爲丘甲鎧也譏始使丘民作鎧也古者有四民一曰德能居位曰士二曰辟土殖穀曰農三曰巧心勞手以成器物曰工四曰通財粥貨曰商四民不相兼然後財用足月者重錄之箋曰凡鄉州黨族閭比各共服器遂都縣丘邑無共器之文遂遠國郊有客民也今兵器不足乃不授甲而令四邑共作從征之甲以次推之縣都遂各有所供明其遂猶有征鄉僉可知故譏始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時者謀結牽之戰不相負也後爲晉所執不日者執在三年外尋舊盟後非此盟所能保箋曰大夫及諸侯盟例時聞

世始見正例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箋曰敗績例時

孰敗之箋曰据以自敗爲文蓋晉敗之以晉比侵柳圍郊知王師討晉而敗之疑晉敗之箋曰晉趙穿侵櫝今省木作貿故上見內大夫及晉君盟下卽言敗此二國敗之明矣內大惡諱文使大夫敵晉君有貶晉文亦晉敗之證也戎敗之以地貿戎故然則曷爲不言晉敗之据侵柳圍郊言晉見以侵櫝箋曰不据貿戎問者貿戎他無所貿戎足以相起立法故据晉爲正王者無敵莫敢當也正其義使若王自敗于貿戎莫敢當敵敗之也

不日月者深正之使若不戰　箋日圍侵猶可言敗則不可言也

冬十月敗　箋曰上記王師敗故不書他事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箋曰伐例時爲聳戰見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　箋曰偏戰例日與衛爲主爲聳戰見衛師敗績　箋曰敗績例時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　箋曰偏戰例日此日在會上者魯卿並出副以公孫故重在會與桓十三年日在及戰上相比見日月無虛設也會晉郤克衛孫良夫

曹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鞌箋曰及戰例日此時者以會爲重稱臣敵君者起下佚獲當坐獲君也

齊師敗績箋曰敗績例時

曹無大夫公子手何以書据羈無氏据當言曹師箋曰或曹人

憂內也春秋託王於魯因假以見王法明諸侯有能從王者征伐不義克勝有功當褒之故與大夫大夫敵君不貶隨從王者大夫得敵諸侯也不從內言敗之者君子不掩人之功故從外言戰也魯舉四大夫不舉重者惡內多虛國家悉出用兵重錄內也箋曰內大夫舉攻齊喜手助之褒錄之下方見行使大夫嫌大夫實尊故明褒例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箋曰使如例時月者起齊侯佚獲有

君不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據高子來盟魯
無君不稱使不從王者大夫稱使者實晉郤克爲主經先晉傳舉郤克是也佚獲
也佚獲者已獲而逃亡也當絕賤使與大夫敵體以起之君獲不言師敗績等起不去
師敗績者辟內敗文其佚獲奈何箋曰据佚獲當言釋也師還齊
侯還繞晉郤克投戟逡巡再拜稽首馬前箋曰投戟
釋戎器免介冑逡巡者退而復進也稽首馬前使之下荅拜逢丑父者頃
公之車右也人君驂乘有車右有御者面目與頃公相似

衣服與頃公相似禮皮弁以征故言衣服相似頃公有負晉魯之心故
特選丑父備急欲以自代簑曰郤克以
曾見齊侯倉卒不能察因先言其所以代頃
公當左升車象陽陽道尚左故人君居左
臣居右簑曰於師還時代之也使
頃公取飲簑曰於軍以糗水勞
郤克因令取水也頃公操飲而
至不知頃公將欲堅敵
意邪勢未得去邪曰革取清者革更也
軍中人
多水泉濁欲使遠
取清者因亡去頃公用是佚而不反不書
獲者
內大
惡諱逢丑父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君已免
矣郤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顧問執法者
簑曰怒問

丑父也**曰法斮**斮斬者丑父

丑父死君不賢之者頃公當絕如賢丑父若以丑父故不絕頃難也如以衰世無絕非法所當貴　箋曰大戰獲君而佚之危又起齊敗能盟以復大恥不暇問丑父事

箋曰曰荅也**於是斮逄丑父**經有使乎大夫於王法是賞人之臣絕其君也公是開諸侯戰不能死頃公者自齊所當善爾春秋不記忠義也記內國怒敵賴及盟而解耳

己酉及齊國佐盟于袁婁箋曰大夫及大夫盟例日直言及不

再出盟者使若微者

曷爲不盟于師而盟于袁婁据國佐如師箋曰据屈完盟

于師前此者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不書恥之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蕭同國名姪子者蕭同君姪娣之子嫁於齊生頃公踊于棓而闚客踊上也凡無高下有絕加躡板曰棓齊人語則客或跛或眇於是使跛者迓跛者使眇者迓眇者迓迎卿圭迎者也聘禮賓至大夫率至于館卿致館宰夫朝服致殯臉厥明訝于館饔日君母親客是賓己至朝君辭就館時也訝已先定明日正聘乃又改迓卿大夫迓大夫中未必跛眇皆有蓋又使人攝二客聘不可同日此迓者或在燕食時耳二大夫出相與踦閭而語閭當道門閉一扇開

一扇一人在外一人在內曰踦閭將別恨移
爲齊所侮戲謀伐之而不欲使人聽之
曰然後相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知必
爲國家憂明劉蕘之言不
可廢且起頃公不覺痛二大夫歸相與率
師爲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怪師
勝猶不解郤克曰與我紀侯之甗齊襄公滅紀所得甗
往問之
邑其士肥饒欲得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
之或說甗玉甑
使耕者東西如晉地箋曰禮諸侯藉田
畝東畝其租悉入於甸師東畝者欲盡征其
賦且以蕭同姪子爲質蕭同姪子見侮戲本由則吾舍

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甗請諸反魯衛之侵地請諸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曰不可則晉悉以齊爲土地是不可也箋曰土猶鄙也謂縣邑之禮諸侯藉田東畝郤克欲臣屬齊比郊甸征其租入故不可也蕭同姪子說此者誤信左傳利戎車謬也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言至尊不請戰如欲使耕者東西畝質齊君之母當請戰壹戰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言齊雖敗尚可三戰三戰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姪子爲

質揖而去之郤克眣魯衛之使使以其辭而爲之請郤克恥傷其威故使魯衛大夫以國佐辭爲國佐請然後許之

逮于袁婁而與之盟逮及也追及國佐于袁婁也傳極道此者本禍所由生因錄國佐受命不受辭義可拒則拒可許則許一言使四國大夫汲汲追與之盟箋曰國佐已去師止於搴四國大夫自至袁婁而盟謝之也故不言盟于師而言及以起國佐能使敵人汲汲與之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箋曰宋卒例日

庚寅衛侯遬卒箋曰衛卒例日

取汶陽田箋曰丙取例時

汶陽田者何箋曰據下見歸齊文非沛西田諱例鞌之賂也以國佐言反魯衛之侵地請諾本所侵地非一總繫汶陽者省文也不言取之齊者恥內乘勝脅齊求賂得邑故諱使若非齊邑箋曰因勝而取之旋因晉而歸之雖己田當坐取人田也曹沫已請汶陽之田未知何時復入齊本非齊田不可加齊又不使內得有之者於下復歸齊恥深使不屬我猶愈

冬楚師鄭師侵衛箋曰侵例時動我也爲下盟見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箋曰公會大夫一見例時月者起下盟蜀一事也使若公有會大夫例但月以危之耳不諱者欲見及盟內恥

深彼爲諱文此不得諱故不沒公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婁人薛人鄫人盟于蜀箋曰公及盟例日可言及人不可言及大夫人郎大夫也與莒人盟包來者同

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人何據會而盟一處知一人也箋

日据上月會不諱**得壹貶焉爾**得壹得具爾不然則當沒公也如齊高明不主爲公故也上會不序齊楚專政驕蹇臣也數道其國故獨先舉於上乃貶之明

貶者獨此一事見其惡故貶之僎矣不沒公者諸侯大夫者嬰君卒諸侯侵中本在嬰齊當先

誅其本乃及其末　箋曰稱人者皆諸國大夫也於嬰齊見貶則一切得貶矣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箋曰公會伐例時月者方諱與楚故錄伐鄭鄭爲義兵也衛宋背殯不稱子者春秋但以未踰年爲子

辛亥葬衛繆公　箋曰日葬赴背殯歐陽屬說以宋葬亦日知之

二月公至自伐鄭　箋曰不得意致伐月者雖危猶可錄

甲子新宮災　箋曰宮廟災例日　三日哭　箋曰哭例時

新宮者何　箋曰据宮各有謚號　宣公之宮也　以無新宮知宣公之

宮廟　箋曰方在二十七月之外故知宣宮爲新也

宣宮則曷爲謂之新宮　箋曰据作僖主不言作新主

不忍言也　親之精神所依而災孝子隱痛不忍正言也謂之新宮者因新入宮易其西北角示昭穆相繼代有所更改也　箋曰方入廟而災故不忍言謚

其言三日哭何　据桓僖宮災不言三日哭　箋曰据哭不必書

廟災三日哭禮也　善得禮痛傷鬼神無所依歸故君臣素縞哭之　箋曰以其禮而記之知世室壞不哭

新宮災何以書　箋曰据得禮則無譏

記災也　此象宣公篡立當誅絕不宜列昭穆成公幼少臣威太重結怨彊齊將不得久承宗廟之應

乙亥葬宋文公箋曰日葬見背殯

夏公如晉箋曰公如例時爲下圍棘見之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箋曰將帥師伐例時

公至自晉箋曰至自例時危之

秋叔孫驕如帥師圍棘箋曰將圍例時邑不言圍從內邑例起棘叛也

棘者何箋曰据不繫亦不見國文汶陽之不服邑也棘人初未服於魯箋曰從內叛邑例故知不服邑上取下圍故知汶陽之邑其言圍之

何据國內兵不舉箋曰据汶陽田不可圍不聽也不聽者叛者叛也不言叛者爲內諱故書圍以起之不先以文德來之而便以兵圍之當與鬭外邑同罪故言圍也得曰取不得曰圍　箋曰汶陽人不聽我取田因以兵往實畏齊也圍者彼□强之詞下來言歸與此相起

大雩成公幼少大臣秉政變亂政教先是作丘甲爲鞌之戰伐鄭圍棘不恤民之所生箋曰大雩例時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將咎如箋曰外大夫同伐一見例時不分主客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箋曰來聘例時月者起內汲汲與盟也閒世始見晉聘

衞侯使孫良夫來聘箋曰衞亦來聘而又與盟不月者一月一時乃見譏例若皆月反似適例也即當再月者宜日是月或兩見十有一月如甲戌例也前及處父盟諱此不諱者與二國聘使盟使若非結晉郤晉衞來盟當言使來盟不必見聘使來盟無譏也

丙午及荀庚盟箋曰及盟例日

丁未及孫良夫盟箋曰及盟例日

此聘也其言盟何据不舉重嫌生事故此以輕問重也箋曰据晉處父直言盟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尋猶尋繹也以不舉重連聘而言之知尋繹舊故約誓也書者惡之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二國既脩禮相聘不能相親信反復相疑故舉聘以非之箋曰畏齊而尋葦之盟耳

鄭伐許謂之鄭者惡鄭襄公與楚同心數侵伐諸夏自此之後中國盟會無已兵革數起夷狄比周爲黨故夷狄之箋曰狄鄭者下書鄭伯嫌無譏於此先狄之以起下鄭伯亦狄詞也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箋曰來聘例時聞世始見宋聘

三月壬申鄭伯畋卒 箋曰鄭卒例日

杞伯來朝 箋曰來朝例時再見本爵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箋曰聞世每公見一卒大夫正例也

公如晉 箋曰公如例時爲歸田見之

葬鄭襄公 箋曰鄭例月葬不月者不及時又亟舉兵奪其臣子恩

秋公至自晉 箋曰公至例時

冬城運 箋曰城例時爲取運先見內邑

鄭伯伐許 未踰年君稱伯者時樂成君位親自伐許故如意以著其惡 箋曰

上巳狄鄭故故從小國稱侯例直舉其爵爵仍狄例也春秋伯子男一也鄭無子例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始歸不書與剡伯姬同箋曰女來歸例時月者起為逆葬蹦見之

仲孫蔑如宋箋曰如例時為伯姬將昏先錄宋也

夏叔孫驕如會晉荀秀于穀箋曰大夫會例時錄會晉

梁山崩箋曰山崩例時與沙鹿相比彼異為灾此但異爾

梁山者何箋曰据三望無梁山河上之山也箋曰梁山禹貢雍州大山經不見河上意此据史苔之耳

梁山崩何以書箋曰据非內異王者

異記異也箋曰與沙鹿崩同也何異爾箋曰據山有崩道大也何大爾箋曰以不繫國知大之也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沵故不日以起之不書壅河者舉崩大為重　箋曰直言山崩似全山皆崩故知大崩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箋曰據非王者後又不及我為天下記異也山者陽精德澤所由生君之象河者四瀆所以通道中國與王道同記山崩壅河者此象諸侯失勢王道絕大夫擅恣為海內害自是之後六十年之中殺君十四亡國三十二故湨梁之盟偏刺天下之大夫　箋曰與日食同示託王之義

秋大水先是既有北甲葦棘之役又重以城郛民怨之所生箋曰大水例時

冬十有一月乙酉天王崩定王箋曰王崩例日明不記葬例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婁子杞伯箋曰公會同盟例日會時盟與斷道同例相比同盟于蟲牢約備彊楚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月者前魯大夫獲齊侯今親相見故危之

二月辛巳立武宮箋曰立例月日者從宮廟例

武宮者何箋曰据親廟稱公武公之宮也在春秋前箋曰以桓僖稱諡知之立者何箋曰据宮不言立立者不宜立也箋曰立晉立子朝皆篡詞也立武宮非禮也禮天子諸侯立五廟受命始封之君立一廟至於子孫過高祖不得復立廟周家祖有功尊有德立后稷文武廟至於子孫自高祖以下而七廟天子卿大夫三廟元士二廟諸侯之卿大夫比元士二廟諸侯之士一廟立武宮者蓋時衰多廢人事而好求福於鬼神故重而書之譏孫許伐齊有功故立武宮 箋曰成公高祖桓公桓公高祖武公武公高祖伯禽魯人欲宗室皆有所統故不毀桓公而又立武公之廟武公當莊公時已祧矣明堂位曰武公之廟武世室又云君

臣未相殺是莊公時人之記議武公不當毀也其說未決至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作魯頌因遂立之

取鄟箋曰取例時不繫邾婁邑例

鄟者何箋曰据不言伐又異於根牟邾婁之邑也箋曰以不繫是邾婁邑例曷爲不繫乎邾婁箋曰据邾婁邑有繫有不繫諱亟也諱魯背信亟也屬相與爲蟲牢之盟旋取其邑故使若非蟲牢人矣箋曰舉兵則爲亟凡繫者乃有所爲耳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箋曰侵例時見宋事

夏六月邾婁子來朝箋曰來朝例時月者起上取邾晉

公孫嬰齊如晉箋曰如例時見聘爲下錄仲嬰齊也

王申鄭伯費卒不書葬者爲中國諱蟲牢之盟約備彊楚楚伐鄭喪不能救晉又侵之故去葬使若非伐喪箋曰鄭卒例日王申繫時例下日月不必相蒙也費不葬者前背殯伐許見狄故絕之

秋仲孫蔑叔孫驕如帥師侵宋箋曰侵例時方聘而與衞交伐之譏文明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箋曰伐例時見楚鄭事

冬季孫行父如晉 箋曰如例時再見聘晉前錄嬰齊明

晉欒書帥師侵鄭 箋曰侵例時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 箋曰牛異例時月者值正月當郊而食異重也

改卜牛 箋曰改例時

鼷鼠又食其角 箋曰又食例時

乃免牛 鼷鼠者鼠中之微者角生上指逆之象易京房傳曰祭天不慎鼷鼠食郊牛角書又食者重錄魯不覺寤重有災也不重言牛獨亟言鼠者言角牛可知食牛者未必故鼠拔璽言鼠 箋曰免牛例時

吳伐郯 吳國見者罕與中國交至升平乃見故因始見以漸進 箋曰巳始見稱

人吳始見不進者方進吳爲伯當漸略小國止於人故吳與楚同例

夏五月曹伯來朝箋曰來朝例時月者方以憂句使句之夫故詳錄之

不郊箋曰不郊例時廖異文說與定五月郊相明此爲正猶三望箋曰三望例時此牛災故不從僖已見例省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箋曰伐例時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杞伯救鄭箋曰救例時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箋曰同盟例日會時盟此時會日盟者起

不能救鄭而徒要盟

公至自會 箋曰至自例時危盟例

吳入州來 箋曰入國例時

冬大雩 先是公會諸侯救鄭承前不恤民之所致 箋曰大雩例時

衛孫林父出奔晉 箋曰出奔例時爲後剽立豫見孫氏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 箋曰使來例時

歸之于齊 箋曰歸之于例時

來言者何 箋曰据晉歸之當言晉取 內辭也 箋曰以來言使我爲政故

知內
詞
脅我使我歸之也以此經加之知見使即聞晉語自歸之但
當言歸　箋曰歸之于者已定
之詞事晉如京師故知脅我曷爲使我歸
之据本魯邑　箋曰据齊田不由晉使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
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
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
皆反其所取侵地晉侯聞齊侯悔過自責高
其義畏其德使諸侯還鞌
之所喪邑魯見使卑有恥故諱不言使者因
兩爲其義諸侯不得相奪土地晉適可來議
語之魯宜聞義自歸之爾不得使也主書者
善晉之義齊　箋曰魯恃晉取使權在晉晉

無責亦無善也主書者譏內耳

晉欒書帥師侵蔡箋曰侵例時

公孫嬰齊如莒箋曰如例時聞世始見如莒後不復見爲莒有大夫見之

宋公使華元來聘箋曰使來聘例時錄宋詳與晉同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箋曰來納幣一見例時稱宋公見無母有母者直言來也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据紀履緰來逆女不書納幣箋曰据公子遂譏喪娶故書

錄伯姬也伯姬守節逮火而死賢故詳錄其禮所以殊於衆女

箋曰春秋將託伯姬示中興法故詳錄之與五始同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箋曰君殺大夫例時不言及敵也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箋曰使來錫例時月者莊文譏內此譏天子

其稱天子何据天王使毛伯來錫文公命不稱天子箋曰据王可去天不可去王

元年春王正月正也正者文不變也箋曰此受命王無譏道也

其餘皆通矣其餘謂不繫于元年者或言王或言天王或言天子皆相通矣以見刺譏是非也王者號也德合元者稱皇孔子曰皇象元逍遙術無文字德

明謚德合天者稱帝河洛受瑞可放仁義合者稱王符瑞應天下歸往天子者爵稱也聖人受命皆天所生故謂之天子此錫命稱天子者爲王者長愛幼少之義欲進勉幼君當勞來與賢師艮傳如父教子不當賜也月者例也爲魯喜錄之

箋曰通者謂稱天子稱天王去天去王皆譏貶之詞也錫命宜譏以桓本無王文本無天特見譏內之意無譏王之文故於此去王號稱爵以明不當錫命也王者天下所歸往受命者也天子與公侯皆爵也天子可賜命則諸侯可立天子相貴以爵爵反不貴矣王以諸侯不受命而就賜之諸侯雖假命爲貴而知命之不足重且非出王意也是則天子與諸侯同一爵無差等故貶之也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棄而召卒者爲下脅杞歸其喪張本文使若尙爲杞夫人箋曰內女卒例日不葬同公子例不從外夫人例者起內自有恩不必脅杞歸其喪

晉侯使士燮來聘箋曰使來聘例時初見晉正聘

叔孫驕如會晉士燮齊人邾婁人伐郯箋曰會伐例時爲伯姬錄郯事

衛人來媵箋曰媵例時

媵不書此何以書据逆女不書媵也言來媵者禮君不求媵諸侯自媵

夫人

錄伯姬也

伯姬以賢聞諸侯諸侯爭欲媵之故善而詳錄之媵例時箋曰錄來媵以起中興也賢者人所歸故假三國示法兼以駮迎喪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箋曰來逆例時月者譏脅歸其喪故從執文言以歸

杞伯曷爲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据已棄也箋曰据以歸執詞不得言來逆

內辭也

箋曰實同於執假言來耳

脅而歸之也

言以歸者與忿怒執人同辭而不得專其本意知其爲脅也已棄而脅歸其喪悖義恥深怨重故使若杞伯自來逆之箋曰執必由伐入故知脅之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不日者已得鄭盟當以備楚而不以罪執之旋使離叛楚緣隙潰莒不能救禍由中國無信故諱爲信辭使若莒潰非盟失信所以甚中國因與下潰日相起箋曰公會同盟例日會時盟此時者諱下晉執鄭伯與內脅杞伯同不信

公至自會箋曰至自例時嫌同日大信故致

二月伯姬歸于宋箋曰內女嫁例月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箋曰致女一見例時禮謂之納女

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箋曰据齊侯使弟年來聘

亦致女不言致女也

錄伯姬也

古者婦人三月而後廟見稱婦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父母使大夫操禮而致之必三月者取一時足以別貞信貞信著然後成婦禮書者與上納幣同義所以彰其潔且為父母安榮之言女者謙不敢自成禮婦人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　箋曰致女者致媵於女有不從嫁而後至者則致之此下更見二國來媵明媵未至而見致女故曰錄伯姬言伯姬有君人之德

晉人來媵

箋曰來媵例時

媵不書此何以書

箋曰據上已見例

錄伯姬也

義與上同

復發傳者樂道人之善

箋曰据上未嫁此已嫁也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箋曰齊卒例日

晉人執鄭伯箋曰人執君例時稱人非伯討釋不見者明不記事

晉欒書帥師伐鄭箋曰伐例時不言執以伐是釋而復伐也起下鄭伯卒操中國之罪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箋曰齊例月葬當時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箋曰伐例時庚申莒潰日者錄責中國無信同盟不能相救至爲夷狄所潰箋曰潰例時日者滅也諱滅言潰故日以明非莒自潰國滅君死正也諱之者爲下入內邑

楚人入運 箋曰入內邑例月時者諱使若他國然

秦人白狄伐晉 箋曰伐例時白狄國舉初見例

鄭人圍許 箋曰圍例時不復狄鄭明鄭有叛道

城中城 箋曰城例時起運實內邑故此城以備楚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箋曰侵例時爲抑鄭見之衛侯並見兄弟王陳齊秦唯見弟所以治兄弟

夏四月五卜郊 箋曰卜郊例月 不從 箋曰不從例時 乃不郊 箋曰不郊例時獨於成篇三見郊例者郊王者之事始於傳聞世僖末見郊待升平乃及

禮樂也僖後一公必見一郊唯文不視朔昭後出奔不見郊而成篇適直一不郊一乃不郊一用郊之事足以明事天之禮自餘牛災者以異書非郊例也

其言乃不郊何 據上不郊不言乃僖公不從言免牲也 **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 不免牲當坐盜天牲失事天之道故諱使若重難不得郊

箋曰不見免牲則郊可知矣今不郊而不免牲故爲難詞使若不得已而乃不郊者蓋

初議至五月上辛徑郊後議不同臨時倉卒不郊不及先免牲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不致者成公數卜郊不從怨懟故不免牲不但不免牲而已故奪臣子辭以起之 箋曰公會伐例時月者鄭不服故使若義兵又不致

齊人來媵 箋曰媵例時

媵不書此何以書 箋曰据兩見來媵足以起例 錄伯姬也 箋曰詳錄之乃見意也 三國來媵非禮也曷爲皆以錄伯姬之辭言之 箋曰据左右媵六羽譏僭也 婦人以衆多

爲侈也侈大也朝廷侈于妒上婦人侈于妒下伯姬以至賢爲三國所爭媵故侈大其能容之唯天子取十二女　箋曰來媵多少非婦人所自主但以多爲侈耳宋王者後其君仍諸侯之禮亦于此見之

丙午晉侯獳卒不書葬者殺大夫趙同等　箋曰晉例日卒以敗王師故從篡不明例不書葬也

秋七月箋曰方將去冬故不書他事

公如晉加晉者冬也去冬者惡成公前既怨懟不免牲今復如晉過郊乃反遂怨懟無事天之意當絕之　箋曰如例時故知去冬也知非如月至月之者下二年冬十月皆

不書他事正以起此年去冬故師讀相傳無異說唯所以去冬之義不見耳此四年皆書晉事葢以晉將執公而謹之晉敗王師公朝京師內行正則外辱不爲恥公大夫比朝聘皆無益也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箋曰至例時月者起晉不足朝往有危也

晉侯使郤州來聘箋曰來聘例時爲己丑及郤州盟箋曰及盟盟例日聘盟見與荀庚同

夏季孫行父如晉箋曰如例時

秋叔孫驕如如齊箋曰如例時譏亟事晉故見如齊爲合禮

冬十月箋曰起上去冬故不書他事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箋曰出奔例時

周公者何箋曰据宰周公稱宰天子之三公也箋曰未兼冢宰仁爲二伯者

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箋曰据祭伯來不言奔直問出者舉其重

自其私土而出也私土者謂其國也此起諸侯入爲天子三公也周公驕蹇不事天子出居私土不聽京師之政天子召之而出走明當并絕其國故以出國錄也不月者小國也箋曰三公奔晉大恥也使若据私土而叛者然不月

從奔例不名者實非私土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沙澤箋曰公會例時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箋曰敗狄例時

冬十月箋曰去冬不明故比二年不書他事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箋曰乞師例時爲下乞師見

三月公如京師月者善公尊天子箋曰如例時月者實非如也實如當言朝

夏五月公自京師（箋曰公會例時月者自京師會）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婁人滕人（箋曰起來朝王故言遂公鑿行故以京師自會明諸侯莫朝公獨朝耳朝而不言朝本不爲朝來也）伐秦（箋曰伐例時）

其言自京師何（据信公二十八年諸侯遂圍許不言自王所）公鑿行也（以起公鑿行也鑿猶更造之意箋曰鑿讀若鑿空鑿造聲轉通用耳初不爲朝後乃生意）公鑿行奈何（箋曰据言遂會與自京師爲一事）不敢過天子也（時本欲直伐秦塗過京師不敢過天子而不朝生事修朝禮而後行）

故起時善而褒成其意使若故朝然後生事也問無事復出公者善公鑿行　箋曰言自京師是不敢過之詞下褒曹伯則諸侯因公朝亦朝也

曹伯盧卒于師　箋曰聞世曹卒例月時者褒其卒師從大信例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月者危公幼而遠用兵　箋曰不得意致伐例時月者與如京師相起明時實爲伐秦如京師也

冬葬曹宣公　箋曰曹葬例時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莒大于邾婁至此乃卒者庶其見殺不得卒至此始卒又不得日　箋曰聞世始錄莒吳皆月卒不葬不同秦例時

者秦自以賢錄非升平世進也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箋曰自歸于例時歸者出入無惡自晉晉有力

秋叔孫驕如如齊逆女凡取早晚皆不譏者從紀履緰一譏而已箋曰逆女例時見正例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箋曰伐例時

九月驕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箋曰夫人至例時月者見摯譏不親迎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箋曰衛卒例日

秦伯卒　箋曰昭五年傳曰秦伯何以不名此不問問者小國始卒不名不葬通例不待問也前見嬰卒爲褒此見正例乃並相起昭五年注亦不据此則亦以此爲通例史記繆公任好康公罃共公和桓公無名世本共公稻桓公和景公石伯車哀公無名公羊師說繆公罃康公稻以下無名此未知爲共公爲桓公史記罃和相承和蓋稻誤世本以稻和相承又疑聲轉誤重故無以定之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箋曰衛例月葬當時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箋曰大夫卒例日爲後仲遂見之

仲嬰齊者何疑仲遂後故問之箋曰据上唯有公孫嬰齊公孫嬰齊也未見於經為公孫嬰齊今為大夫死見於經為仲嬰齊箋曰郎如莒之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箋曰据已命有氏為兄後也箋曰仲遂子公孫歸父今嬰齊先氏公孫更氏仲故知與歸父兄弟也知後兄者舉其常言之後弟亦可為兄後則曷為謂之仲嬰齊据本公孫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更為公孫之子故不得復氏公孫為人後者為其子則其稱仲何据氏非一箋曰据所後無子則後者為伯可知孫以王父字為氏也謂諸侯子

也顧興滅繼絶故紀族明所出然則嬰齊孰後箋曰据仲有遂又有仲孫後歸父也箋曰因後歸父乃爲仲遂孫也若仲孫則閔篇已見此時不得反去孫歸父使于晉而未反宣公十八年自晉至檉奔齊訖今未還

何以後之据已絶也叔仲惠伯傅子赤者也叔仲者叔彭生氏也文家字積於叔叔仲有長幼故連氏之經云仲者明春秋質家當積於仲惠謚也文公死子幼子赤幼也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

人從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殺子赤而立宣公殺叔仲惠伯不書者舉殺君爲重叔仲惠伯事與荀息相類不得爲累者有異也叔仲惠伯直先見殺爾不如荀息死之箋曰春秋不見殺赤明文叔孫不得見紊文則事不得見也經張大法非斤斤傳忠臣之名聖賢不見經者多矣何注義非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臧孫許宣謚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爲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其然乎於是遣

歸父之家時見君幼欲以防示諸大夫然後哭君歸父使乎晉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于介自是走之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徐者皆共之辭也關東語傷其先人爲惡身見逐絕不忿懟也 箋曰徐當爲除故得爲共詞今作徐是徐徐而察之之徐於是使嬰齊後之也弟無後兄之義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爲父孫 箋曰仲氏仲孫氏叔氏叔孫氏經分別甚明非仲孫改爲仲

癸丑公會晉侯衞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戍齊

國佐邾婁人箋曰公會同盟例日會時盟同盟于戚

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爲篡喜時執歸于例時箋曰稱侯伯討例歸于者罪未定僖廿八年傳注引此繹歸于爲罪未定本一作歸之于者非也

公至自會箋曰同盟至例時

夏六月宋公固卒不日者多取三國媵非禮故略之箋曰宋例日卒月葬固不日卒者葬氏亂無臣子同蔡侯固例

楚子伐鄭箋曰伐例時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箋曰宋例月葬此日者起爲共姬加錄之

從不及時日渴葬例

宋華元出奔晉箋曰出奔例時

宋華元自晉歸于宋不省文復出宋華元者宋公卒子幼華元以憂國爲大夫山所譖出奔晉晉人理其罪宋人反華元誅山故繁文大之也言歸者明出入無惡箋曰自歸于例時歸無惡例自晉晉有力華氏妃族張盛由三世內娶使然非元之所爲故再見宋華元明宋華勢鈞也

宋殺其大夫山不氏者見殺在華元歸後嫌直自見殺者故貶之明以譖華元故箋曰君殺大夫例不時文承葬公之後全與晉陽處父同而山不氏見當國則魚

石其黨也魚石復入見出無惡是君亦當坐殺君臣同惡仍宋無大夫之例宋亦二王後得有未命大夫故因以見義知非未命不氏者未命不得言大夫也實挐文不挐明當國由君所致

宋魚石出奔楚與山有親恐見及也後得言復入者出無惡知非君漏言魚石不殺山箋曰文與狐射姑同出奔例時

冬十有一月叔孫驕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衞孫林父鄭公子鰌邾婁人箋曰大夫會大夫例時月者下殊會吳方示大信故先許大夫會也**會吳于鍾離**

曷爲殊會吳据楚不殊籛曰王世子尊故殊會据外吳也曷

爲外之据襄五年不外之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

諸夏而外夷狄內其國者假魯以爲京師也諸夏外土諸侯也謂之夏者大總下土言之辭也不殊楚者楚始見所傳聞世尚外諸夏未得殊也至於所聞世可得殊又卓然有君子之行吳似夷狄差醻而適見於可殊之時故獨殊吳王者欲

一乎天下曷爲以外內之辭言之据大一統言自

近者始也明當先正京師乃正諸夏諸夏正乃正夷狄以漸治之葉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近者悅遠者來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是也月者危錄之諸侯既委任大夫復命交接夷狄

許遷于葉箋曰遷于例時遷例月入聞世後許四遷皆書之見門遷者明王者當安恤小國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箋曰冰例時月者異例重錄之

雨木冰者何箋曰據雨冰不得雨木雨而木冰也何以書箋曰据木冰不異記異也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冰脅木者君臣將執於兵之徵也箋曰雨不為雪則非甚寒雨於木而成冰則又大寒是氣倏煊倏冷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滕始卒於宣公日於成公不名邾婁始卒於文公日於襄公名俱葬於昭公是以知滕小

箋曰滕巠例月而名此日卒不名者承宣九年月卒加錄耳前稱侯始卒稱子於此而日卒不名乃見小國正例何以邾婁例之是也小國入見世乃葬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箋曰侵例時見宋事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是後楚滅舒庸晉厲公見餓殺尤重故十七年復食　箋日日食正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箋曰乞師例時爲執行父見之

甲午晦 箋曰晦異例日

晦者何 箋曰据丙寅朔至此二十九日日小盡非月晦 冥也 箋曰晦不書故知晝冥晦也 何以書 箋曰据己卯以震見晦 記異也 此王公失道臣代其治故陰代陽 箋曰但晦亦異於此見之

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 箋曰及戰例曰此時者三君搏戰輕戰輕敗略之下楚不稱師是也 楚子鄭師敗績 箋曰敗績例時

敗者稱師楚何以不稱師 据宋公戰於泓敗績稱師 王痍也 箋曰師未敗但君傷耳 王痍者何 箋曰据師當先敗乃及王 傷乎

矢也時爲飛矢所中　箋曰以矛戟則當格鬥不止傷王故知王夷爲中流矢譏楚子不持重若吳子謂鬥於巢也**然則何以不言師敗績**据王痍

箋曰据君未獲**末言爾**末無也無所取於言師敗績也凡舉師敗績爲重衆今親傷人君當舉傷君爲重以言戰又言敗績知非詐當蒙上日也　箋曰末蔑也輕也直以楚子敗爲文則楚無師之意見矣楚子輕進輕退鄭伯自將輒以楚子爲進退楚子傷而鄭師遂敗不足偏戰故略之晉侯身將僥幸取勝亦不足録當從詐例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箋曰楚殺得臣宜申皆不氏於此始氏也殺大夫例時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婁人于沙隨箋曰公會例時不見公箋曰不見例時公至自會箋曰致例時

不見公者何箋曰据上言公會公不見見也不見見者恚乞師不得欲執之

公不見見大夫執何以致會据不得意扈之會公失序不致不恥也箋曰目言公故知不不見恥

曷爲不恥据扈之會公失序恥公幼也因公幼殺恥爲諱辭不書行父執者公不見見已重矣

箋曰幼弱也恃強勝不見公公爲所弱故不足恥也往會而不見公公至自如所謂自反而縮不畏強圉禮也成十四年娶娶又三年年不幼明矣行父唯一見執何誤讀傳而誤

說非也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婁人伐鄭箋曰公會伐例時執行父在此會先書會者起公有禮晉無禮

曹伯歸自京師箋曰歸者出入無惡例時

執而歸者名曹伯何以不名而不言復歸于曹何据曹伯襄復歸于曹易也易故末言之不復舉國名　箋曰以自京師故爲易詞其易奈何箋曰据先執爲伯討詞公子喜時在內也箋曰執爲伯討歸爲出入無惡明在內臣子請而免之公子喜時在

內則何以易据本纂喜時也箋曰据叔武在內爲衛禍公子喜時者仁人也內平其國而待之知平其臣民令專心于負匆匆外治諸京師而免之訟治于京師解免使來歸其言自京師何据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後復歸于衛俱天子所歸不言自京師不連歸問者嫌自京師天子有力文言甚易欲并問力文與上說喜時錯箋曰据當言自京師歸于曹言甚易也舍是無難矣言歸自京師者與內据臣子致公同文欲言甚易也舍此所從還無危難矣主所以見曹伯歸本据喜時平國反之書非錄京師有力也執歸書者賢喜時爲兒所篡終無怨心而復深推精誠憂

免其難非至仁莫能行之故書起其功也箋曰治諸京師則他無難矣故爲朝京師之詞不爲有力之文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箋曰執例時月者無罪閔錄之舍之于招北箋曰舍一見例時不致

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箋曰据執曹伯畀宋人諸執皆言以歸也仁之也箋曰著其所在存錄之之詞仁者相人偶存問之意也曰在招北悕矣悕悲也仁之者若曰在招北可悲矣閔錄之辭執未有言仁之者此其言仁之何箋曰据以歸愈乎執仁之

則不當見執文代公執也箋曰以在招北文同公在乾侯故知代公其代公執奈何箋曰据公執當諱前此者晉人來乞師而不與不書者不與無惡書內會是不與與欒黶箋曰鄢陵之戰不以師也文自明不必書公會晉侯會沙隨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此臣之罪也於是執季孫行父箋曰言上會伐時行父已代執矣成公將會厲公謂上伐鄭言謚者別嬰齊所請也明言公會晉侯者嬰齊所請事也故下與嬰齊傳合同別記異聞非兩事也故加謚言成箋曰此下公明引自他史會不當期將執公箋曰此說非爲乞師不與爲會後耳季孫

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箋曰聽治也治此事失之大言不以實也今此臣之罪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吾恐聽失之爲宗廟羞也於是執季孫行父善其過則稱己美則稱君累代公執在危殆之地故地言舍而月之者痛傷忠臣不得其所爲代公執不稱行人者在君側非出使

冬十月乙亥叔孫驕如出奔齊箋曰出奔例日始見內大夫奔正例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州盟于扈行父執釋不致者舉公至爲重箋曰大夫盟例日起晉謝而釋之不書至自招也明得意行父會而後公至是代執之文

公至自會箋曰公至例時喜危難解故致

乙酉刺公子偃箋曰殺大夫日者無罪例大夫或執或奔或殺危重故書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結帥師侵鄭箋曰侵例時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婁人伐鄭箋曰公會伐例時此時會日盟者起晉要盟不信公會爲大信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箋曰同盟例時日者晉不信從伐盟例

秋公至自會箋曰公至例時至者會有危

齊高無咎出奔莒箋曰外大夫出奔例時始錄齊大夫奔

九月辛丑用郊箋曰郊祀例日

用者何箋曰据牲幣乃言用用者不宜用也箋曰言用通例也

九月非所用郊也周之九月夏之七月天氣上升地氣下降又非郊時故加用之箋曰魯九月夏八月周十月秋分月也襍記曰七月而禘獻子爲之引孟獻

子言日至之事葢以二至二分均應日躔故改郊月或惑後人故言用以駮之獻子改禘于夏至郊于秋分以郊頻不從也**然則郊曷用**箋曰据經郊無定月**郊用正月上辛**魯郊博卜春三月言正月者因見百王正所當用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言正月者春秋之制也正月者歲首上辛猶始新皆取其首先之意日者明用辛例不郊則不日箋曰廖曷文說三王之郊各用其正月魯不敢全同殷後故用寅正卜二月不吉則卜三月不吉則卜四月是爲三卜故魯郊於夏四月爲寅正春三月猶是春月歲始至五月則不可郊矣**或曰用然後郊**或日用者先有事存后稷神名也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蜚林魯人

將有事於天必先有事於泮宮九月郊尤悖禮故言用小大盡譏之以不郊乃譏三望知不得譏小也又夕牲告牷后稷當在日上不當在日下　箋日或說以用兵乃郊用郎類也諸侯無類祭亦非禮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箋日乞師例時三見乞師皆所以譏晉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衞侯曹伯齊人邾婁人伐鄭　箋日公會伐例時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月者方正下王申故月之　箋日不得意致伐例時月者危重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軫箋曰大夫卒例具卒不地地者起外來非內大夫也非此月日也曷爲以此月日卒之據下丁巳朔知壬申在十月箋曰据公孫嬰齊即仲嬰齊已于十五年二月乙巳見卒文日不繫月弟子不計甲子也即如何說十二月朔不日食何以起之待君命然後卒大夫箋曰言此嬰齊未嘗見經以公至乃見卒耳必於此嬰齊見例者取其與前公孫嬰齊同名使公孫與仲爲二族若兩人也若有嫌則不取此矣王申不與月連不待荅也曷爲待君命然後卒大夫据昭公出奔卒叔孫舍　箋曰据隱

可卒俠溺可不卒**前此者嬰齊走之晉**不書者以為公請除出奔之罪也　箋曰未為大夫時也例所不書魯有兩公孫嬰齊同時同名者此嬰齊先不得氏不嫌也衞惡君臣同名此大夫士同名或曰以此見譏二名非也**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為公請**箋曰時蓋仕于晉也**公許之反為大夫**箋曰先以罪奔復召之且用之也**歸至于貍軫而卒**十月壬申日貍軫魯地**無君命不敢卒大夫**國人未被君命不敢使從大夫禮　箋曰不敢以大夫禮殯赴也**公至曰吾固許**十一月至是也**之反為大夫**許反為大夫卽受命矣　箋曰死而後命之也**然後卒**

之善其不敢自專故引其死日下執公至月
卒之起其事所以激當世之驕臣 箋曰
以特見貍軫故知非在內大夫又非被執大
夫乃公召用之大夫也書者明人君立賢無
方有用外臣
疏遠之道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箋曰日食正例

邾婁子貜且卒 箋曰聞世邾婁例時卒名不葬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州郤至 箋曰殺大夫例時李池蓮說與
趙同趙括召伯毛伯同
不書及皆敵詞非累詞

楚人滅舒庸 舒庸東夷道吳圍巢 箋
日滅例時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箋曰君殺大夫例時月者比殺四大夫因故見弒

庚申晉殺其君州蒲日者二月庚辰日上繫於正月者起正月見幽二月庚申日死也厲公猥殺四大夫臣下人人恐見及以致此禍故日起其事深為有國者戒也箋曰國殺君例時庚申距丁巳六十四日蓋十七年有閏或者見日月不相繫例不從國殺正例而日從大夫殺例者州蒲殺其大夫而以見弒雖大夫殺不使有大夫也何據緯說以為見二月殺正月幽則當如甲戌己丑例不得以不蒙月為蒙月

齊殺其大夫國佐箋曰君殺大夫例時

公如晉 箋曰公如例時

夏楚子鄭伯伐宋 箋曰伐例時定宋亂 **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不書叛者楚爲魚石伐取彭城以封之本受于楚非得于宋故舉伐于上起其意也楚以封魚石復本繫于宋言復入者不與楚專封故從犯君錄之主書者起其專封

箋曰復入出無惡入有惡例時起魚石與山謀誅華氏非惡而以乞楚援取君邑爲惡不言叛者無叛意不言納者非公黨與從大夫入例此當云復入于宋不則當云納宋魚石于彭城

公至自晉 箋曰公至例時晉亂危之

晉侯使士匄來聘箋曰來聘例時兩見正聘錄晉也

秋杞伯來朝箋曰來朝例時再見本爵也

八月邾婁子來朝箋曰來朝例時月者取郳諱亟再錄其有禮

築鹿囿箋曰築例時

何以書箋曰据城臺以功重書譏箋曰言築爲譏文也何譏爾箋曰据諸侯有囿經三見築囿是也有囿矣又爲也刺奢泰妨民天子囿方百里諸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皆取一也箋曰以名相別知先有囿三囿相通見譏與三臺同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箋曰公薨例日

冬楚人鄭人侵宋箋曰侵例時

晉侯使士彭來乞師箋曰乞師例時四見者因喪乞師尤重不月者下月譏內也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衞侯邾婁子齊崔杼箋曰大夫會盟例時此月會者君大夫襍會例同盟于虛朾不日者時欲行義爲宋誅魚石故善而爲信辭或喪盟略箋曰盟例時

丁未葬我君成公箋曰公葬例日不及時

春秋成公經傳解詁第七

受業耒陽曾榮 漢楚校栞